

「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國」



市井萬象

二〇二四年是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發掘五十周年。日前，「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國——秦始皇陵考古發掘展」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開幕，通過二百三十件（組）文物精品全方位、多角度呈現秦始皇陵的面貌、內涵和價值。 新華社



非洲十日談(二)



閒話煙雨 白頭翁

二日談：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講「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兩件事，一是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了美洲大陸；二是伽馬繞過好望角發現了印度。」

好望角，還沒有這個名字之前，被非洲人稱為風暴角。當年葡萄牙人伽馬從里斯本的羅卡角出發時，前來送行的人似乎皆悲悲切切，葡萄牙王子與伽馬灑淚而別。伽馬要闖「風暴角」，要繞過這道鬼門關，去裝回印度的黃金、寶石、香料，生死一搏。伽馬率領的一百七十多人的探險船隊在回到葡萄牙羅卡角時，只剩下四十五人。好望角應該是人類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繞過好望角，那就是太平洋、印度洋，就是澳洲、亞洲、印度次大陸；這猶如人類從爬行開始直立行走，繞過好望角，方知天之藍，海之闊；方知三大洋就在眼前；方知地球之大，世界之廣；方知歐洲之小，葡萄牙更小。

好望角如此美，成群的海鷗飛上掠下，忽而舞在船前，忽而衝向人前，歡歌笑語，其樂融融。再高是信天翁、軍艦鳥在自由自在地盤旋，像藍色天鵝絨上繡上的一朵朵綻開的玫瑰。有時候還能巧遇成群的鯨魚，牠們排成隊，浩浩蕩蕩過太平洋，動情地甩動尾巴激起水浪；牠們又時常把頭揮出水面，噴出十幾米高的水柱，還能把身體高高地彈躍出海面，那情景壯觀到極致。

好望角有一座纜車，其名曰「飛翔的荷蘭人」，原來是為了紀念在這裏沉沒的一艘同名帆船，每年都會有鮮花拋入海中，祭奠那些

勇敢的先行者。那裏立有一塊黃褐色的木樁，來好望角的遊客都要在此拍照紀念。第一位環球航行家英國航海家德雷克曾於一五七九年來到好望角，稱好望角是世界海岸線上最好最雄偉的岬角。

我們不坐纜車，一直爬上高高的岩石，一直爬到一八六〇年修建的那座古老的燈塔下。這裏海拔並不高，才二百四十九米，但有腳下讓人目眩的大海襯托，覺得它格外高大威風。從一八六〇年，它一直在工作，在無言地指揮着兩大洋的過往船隻，每艘船隻經過時，拉響汽笛，向這座無名而偉大的燈塔致敬。

燈塔前有一根里程樁，上面有許多不同方向的箭頭，後面有城市和距離的讀數。我們找到了北京的標誌，上面刻着：「BEIJING 12933KM」。好望角距北京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三公里。好望角的美是獨一無二的，站在好望角上，能一覽無餘，盡覽兩大洋的風光，能懷抱兩大洋的海風；在此處處該朗聲讚揚莊子的《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據南非當地人說，一年總有幾天暴風雨過後的夜晚，海上會升起兩個月亮，一個在西邊照耀着大西洋，一個在東邊照耀着太平洋；大西洋的脾氣比太平洋大，有時候大西洋上波浪滔天，風暴不斷；而太平洋上卻平靜安逸，一展好風光。

好望角有一種棕紅色的南非大螞蟻，陽光之下，身體是半透明的，牠們可能是好望角最長久的生物，或見證過剛剛學會直立行走的非洲智人。牠們非常聰明，用觸角交流的信息有數百種；每當暴風驟雨過去，烈日當空時，牠們又都紛紛爬出洞穴，似乎在遠望，在聆聽，似乎在望海天之間無限遠，聽沙石相語……

徵稿啟事

維港灣畔輕柔的海風，太平山下璀璨的燈火，茶餐廳裏地道的港味，遠郊離島淳樸的民風，凡此種種，交織成一個香港初印象。然，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對香港的認知和體悟也不盡相同。「大公報」今開設「我心中的香港」欄目，面向海內外徵文，歡迎各位讀者書寫屬於自己的香港印象。文章語言、風格、形式不限；每篇不超過兩千字；所有來稿需為原創首發。

投稿郵箱為：takungpage1902@gmail.com，請註明「我心中的香港」欄目。徵文活動截止日期為：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大嶼·寶蓮·頌《心經》



我心中的香港 周蜜蜜

三年疫情之後的第一個初夏，細雨稍歇，我按照與朋友的約定，到了東涌的360纜車站。在我心目中，香港是一個充滿活力和創意的城市，360纜車和寶蓮寺是其中的兩個代表性景點。360纜車是一個讓人驚嘆的建築奇跡，它穿越山巒，能將遊客帶到高高的山頂，俯瞰遠近的美景。

在疫情肆虐的三年之中，我不得不禁足宅居，直至疫情緩解，好久才早逢甘霖，迫不及待地重出周遊。

乘上纜車，置身於通明透亮的車廂，令人霎時感到飄然欲仙的興奮和刺激，彷彿自己已經變身為一隻自由飛翔的鳥兒，無拘無束，歡快無比地俯瞰着大嶼山上上下下的景致——包括鄰近的港珠澳大橋、繁忙的國際機場、雄偉壯麗的天壇大佛……

名聞遐邇的大嶼山，位於香港的西南部，面積超過一百四十平方公里，可算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最大一個離島島嶼，也是一個充滿了歷史和現代魅力的地方。

翻查資料，香港大嶼山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百年前，那時還是一個荒島，只有小小的漁村和農業社區，也曾是盜賊、逃犯以及土匪藏匿之地。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我多次來過大嶼山旅行觀光，感慨萬千。記得當年的大嶼山，還是未曾開發的荒山野嶺，交通極不方便，舟車勞頓，過來之後，只可徒步跋涉到寶蓮寺，因而周圍的遊人相當稀少。

然而，想不到在短短的數十年之間，大嶼山已經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遊覽景區，卻仍然保留了許多傳統和歷史遺產，使遊客可以在這裏感受到過去和現在的融合。這裏更有壯麗的自然景觀，包括壯麗的山脈和迷人的海灣。遊客可以欣賞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美景，並在大自然中放鬆身心。此外，還建立了受遊客歡迎的天壇大佛和仿古市集，觀光纜車……這些景點吸引了數百萬的遊客，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難忘的旅遊體驗。除了自然景觀和旅遊景點，這裏還有豐富多彩的傳統節日和慶典，比如中秋節和春節的節慶活動，展示了香港早古的文化和傳統。無論是對歷史感興趣的人還



▲心經簡林一景。

資料圖片

是對現代文化感興趣的人，大嶼山都能夠提供一個難忘的旅遊體驗。

這一次我和朋友來大嶼山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因為我們能與親手雕刻、製作大嶼山麓上的心經簡林的三位雕刻藝術家唐積聖、張醒熊和李國泉一起同行，並聆聽他們親自講解。《心經》其實是儒、釋、道三教所共尊的寶典，經文簡約，但寓意深遠。心經簡林的書法字跡，原出於國學大師饒宗頤手筆，全篇共二百六十字及經名、落款和兩個印章共二十四字，總共二百八十四字，每根原木木柱少則刻上四個字，分別由三位藝術家雕刻家逐字雕刻在巨大堅實的木柱上。

我們沿着樹蔭濃密，輕風徐來的山間小路走着，看着，雕刻家娓娓道出刻製心經簡林的深切感受。他們告訴我，這是一項偉大的藝術工程，用作雕刻的木材是一棵棵粗大花梨木木柱，木柱長八至十米，每根木柱少則刻上四個字，長不過十個字。因此他們的工作是前所未有的艱辛，每人每天用盡全力，只能雕刻一、兩個字。雕刻工作完成之後，由於安放的山坡上沒有正式的行車道路，建材難以運送，而木柱的木材重達四至六噸，因而需要以特別設計的重型運輸車輛運載，就連安裝木柱的吊機，也要先拆散為組件，直至運載到目的地後才組合使用。我和朋友聽着，都驚嘆不已。

不知不覺間，我們一行人到達了目的地，只見眼前一亮，在開揚的木魚山東麓上，矗立着一柱柱擎天木刻，形成陣容龐大的心經簡林。非常巧妙地將屬於平面藝術的書法與立體的建築，自然優美地連合起來。一共三十八根刻有《心經》經文的木柱，

配合了山形地勢來分布，並依經文順序排成「8」字（即「∞」無限符號），象徵「無限」、「無量」，以示宇宙人生變化無定的道理。在山坡上最高位置的一條木柱則沒有刻字，象徵「空」的《心經》要義。我們拾級而上，前去親近國學大師和雕刻名家共同合作的每一柱、每一字心血結晶，不由自主地感到心跳呼吸同時加速：這既是蔚為奇觀的藝術作品，又展現出深厚的中華文明文化底蘊，多麼難能可貴！

放眼眺望宏偉壯觀的心經簡林之際，只覺眼前的一切似乎是渾然天成，與母島大嶼的木魚山坡已經融為一體，美輪美奐，風光獨好，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中外遊客，前來仰望觀賞，爭相「打卡」。

戀戀不捨地離開了心經簡林之後，我們去了天壇大佛旁邊的寶蓮寺歇息和品嘗素食。寶蓮寺，實在是一個讓人心靈寧靜的好地方，這裏充滿了傳統的氣息和宗教的神聖感。走進寺廟，我感受到了一種無法言喻的平靜和安詳，彷彿所有的煩惱和困擾都在這一刻消失了。

回顧大嶼山從荒蕪無到興旺，正是香港的一個奇跡的縮影。這個離島以及城市曾經是一片貧瘠的土地，但如今卻是聞名海內外的一個繁華商業旅遊區，吸引着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和投資者。這裏充滿了機會和挑戰，讓人感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創造力。而心經簡林與天壇大佛、寶蓮寺的幽靜與傳統，更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裏充滿了各種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讓人感受到了一種多元和包容的氛圍，別有一種溫暖和親切，久久難忘。

德·希姆筆下的明青花瓷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人生中的緣分，是偶然也是必然，說不清也道不明。

此次尼德蘭藝術深度之旅啟程前，剛給《西學東鑒》專欄截稿了一篇關於「荷蘭黃金時代」靜物畫中包含明青花瓷的文章。裏面特別提到了「華麗靜物」(Pronkstilleven)題材的創始人之一揚·大衛茲·德·希姆 (Jan Davidsz.de Heem)。哪曾想，也就半個月後，竟然在安特衛普的斯奈德斯和洛克斯之家偶遇了德·希姆的靜物專題展，喜出望外之餘，也有些命中注定的意味。

想看散落在歐洲的外銷青花瓷，實物要去德累斯頓的茨溫格宮，滿屋子的明清青花瓷器都是選帝侯強力王奧古斯都二世買的，還為城外不遠的小鎮邁森開設瓷器廠試圖復刻，結果青花瓷沒燒出來，陰差陽錯研發出了邁森白瓷；若是看畫，則必須要從「荷蘭黃金時代」的靜物畫中找尋了。靜物畫能在西方美術史中的全面崛起和獨立成派，真要拜全民購畫的十七世紀荷蘭共和國所賜。此畫種在荷蘭語中稱為Stilleven，英語順着它叫Still-life，意為

「靜止的生命」；而到了意大利就變成了Natura Morta，「死去的自然」。一生一死，因宗教改革改信新教的荷蘭人，為靜物畫賦予了更多哲學意味。畫中帶骷髏、時鐘、沙漏、蠟燭、蒼蠅等物品多是靜物題材中的「虛空畫」(Vanitas)類別，蘊含生命轉瞬即逝的哲思。而包含各類金銀器皿、鸚鵡螺杯、明青花瓷等珍貴進口貨的靜物畫則被歸類為「華麗靜物」。其誕生背景源於十七世紀上半葉荷蘭共和國海上霸主地位的確立和海運商貿的繁榮，讓來自全球的珍貴物品從阿姆斯特丹港口登上歐洲大陸。物質生活的富足讓身處上流社會的荷蘭富人有了「炫富」的念頭，揚·大衛茲·德·希姆所引領的「華麗靜物」也應運而生。

作為故居博物館的斯奈德斯和洛克斯之家，室內空間遠不算寬敞。正所謂「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德·希姆的特展竟能收錄了幾十幅出借自全球各大博物館和美術館的靜物畫真跡，頗令我意外。展覽系統地梳理了這位生於「荷蘭黃金時代」烏德勒支城，在比利時安特衛普成名並生活多年的靜物畫巨匠璀璨的藝術之旅。若問觀感，最大的感觸便是「纖毫畢現」四字了。

自中世紀福音書開始，尼德蘭地區的繪畫素有

細緻入微的傳統，畫家們最致力於呈現的始終是對事物質感的逼真還原。欣賞德·希姆「華麗靜物」中的饕餮盛宴，最令人過目不忘的是餐桌上那些晶瑩剔透的果蔬葡萄、閃閃發亮的金銀餐具、光澤絲滑的絨面桌毯，以及釉面潤澤的明青花瓷……畫家的妙筆生輝能夠如實在畫布上重現每種物品的質地和紋樣，這其實已經超越了技法的層次。出生於烏德勒支的他一定深諳「烏德勒支卡拉瓦喬派」成員們對光影的用法，在比暗色背景下的高光讓奢華的餐桌更顯奪目。在他筆下所有的物中，明青花瓷無疑最令我倍感親切。平視、仰角、斜放……德·希姆在畫中不斷地變換着對這類珍貴舶來品的角度，力圖最大限度地表現其精美的紋飾。不僅如此，他對青花瓷的薄胎以及淡雅柔和的胎釉光澤感也拿捏得恰到好處。淡雅古樸且幾乎沒有反光，藍白相間的明青花瓷在色彩斑斕的餐桌上平添了一種超凡脫俗的清新感。其脆弱的易碎本質雖也蘊含哲學隱喻，但出現在「華麗靜物」中的這些舶來品更多的是在炫耀那個物慾橫流卻盛極必衰的「荷蘭黃金時代」。不過，德·希姆肯定不會知曉，出現在他和晚輩威廉·卡爾夫 (Willem Kalf) 畫中那些以「炫富」為初衷的明青花瓷，將在不經意間掀起了

一場席捲歐洲大陸、涉及多個藝術領域的「中國風」(Chinoiserie)潮流。

從斯奈德斯的故居賞麗德·希姆的特展，意猶未盡且感觸頗多。邁進隔壁洛克斯的故居看常設展，突然，一縷金色的暖陽撕破了陰霾天的雲層，透過彩色玻璃照進房間恰好看在我的臉上。雖僅停留了大約半分鐘時間，卻頓覺有種強烈的感應：無論是我的激情、熱愛還是旅途偶遇，一切均是最好的安排。



▲揚·大衛茲·德·希姆靜物特展一瞥。 作者供圖